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淞隱漫錄 清溪鏡娘小傳

鏡娘者，睦州清溪人。先世本方雅族。父明經，困場屋，年四□，無子，禱於邑之水月庵。其母夢神授古鏡一枚，諦視，中現麗人影，曼長蛾，拈花微笑，凝眸注視，翩然欲下，因生鏡娘。字影娥。六歲喪母，父撫之，且教之讀。鏡娘有夙慧，授以詞賦，上口即成誦。遂解吟詠，審聲律，旁涉藝事，無不通曉。年□四，父卒，依其舅。舅又歿，從妣氏以居。家貧。其妣固邯鄲倡家女，愛鏡娘明媚，視為奇貨。鏡娘懼失身，泣請曰：「甥不幸至此，命也。然家世清白，不甘為駙儻婦。如遇才能托白頭者，雖妾媵無所恨，否則寧死不能從命。」其妣故憐之，不相強也。時蘭陵吳生梅庵，有雋才，抱負不凡，為諸侯上客，以事羈旅清溪。每值花晨月夕，偕二三良友，閒作綺游，顧到眼差可者，卒無一人。偶見鏡娘，不覺傾倒，歎其具林下風度，謂無論秀質慧心，為章台中所無，即求之近今閨閣，豈可得哉？因是慕悅甚至。鏡娘亦雅聞梅庵文學，贊以詩，互相賡唱，多淒惋之作。或流傳於外，有見者訝其語涉愁音，疑非吉征。鏡娘家臨湖背山，風景佳勝。宅後有小園，亭榭已荒，而廢池一規，瑩綠澈底，莓苔被逕，人跡罕到。春時雜花盛開，鏡娘曉妝畢，扶小鬟齎茗具至曲亭中，憑欄吟眺，尤喜讀梅庵小詞，能以曼聲歌之。愛吹笙，每良夜月明，清光如水，輒自度一曲，泠泠然有出世之想。夏月坐湖上納涼，著白苧衫，捉紈扇，波光月影，皎若一色，每以晶盤貯蓮藕，纖手擘之，以待梅庵，相對清談，娓娓忘倦。當其意得，流波含睇，顧盼動人，而偶涉戲語，即正色置不答。梅庵雅憚之，故始終不及亂。梅庵以試事歸江南，議聘鏡娘，而苦乏巨資。山陰某君，梅庵之忘形交也，稔其事，力為任蹇修，已脫籍矣，其妣欲相從還江南，梅庵不可，議遂梗。

有某生者，少習吏，美丰姿。然才不如梅庵遠甚，又不善治生；家固中資，至某生已中落。好作狹斜游。見鏡娘，豔之，詫曰：「此尤物也，胡為墜入平康哉？我必出之風塵中，以償素志。」自此遂與鏡娘締好，日夕往來。顧鏡娘終屬意梅庵。事既不成，鏡娘知之，哭幾失聲。春日看花，秋宵玩月，觸景都成愁緒，此中日月，殆惟有以淚洗面而已。某生因請於其妣，以重賂，謂：「願得女主中饋，居正室。與其予人媵，曷若為人妻？」其妣本以為吳生妾侍，故斬之。聞某生言，深愜其意，於是遂歸某生。然終非鏡娘所願，日憔悴。間為詩歌，益哀怨不自勝。積數年，某生家益貧困，乃以醫術游於溪，挈鏡娘往，遂家焉。經歲，某生忽遭疾，下血如注。病革時，貽梅庵書，托後事，且請納鏡娘，曰：「貧不能守，無令再失所。」未幾，某生卒。鏡娘晝夜泣，鬲痛欲絕，瀕於死者屢矣，賴鄰媪護持，始免。馳訃梅庵，且自述病狀。梅庵答書致賻，合藥丸為。病垂愈，而族某之禍又起。

先是，某生貸其族人某錢，已償之矣。某生死，族某至勸鏡娘歸清溪，實欲嫁之於歛賈，書券逼署名。鏡娘嚴詞斥之，乃出偽帖索所貸錢。鏡娘辨其誣，而怯不能鳴諸官，懼不免，自斷其發，擲於眾前，曰：「此生再有所他適者，有如此！」因出家於之大雲山妙蓮庵為女道士。未逾月，族某合無賴數輩詣庵索逋，且欲伺便劫鏡娘。庵中人皆為鏡娘危，勸稍償之。鏡娘執不可，曰：「若輩欲無厭；如其願，則來者難為繼矣。且此身已一誤，豈可再辱？償之而不滿所欲，必至於訟。蓬首至公堂，他日何顏見先人耶！人世落莫，無所繫戀，不如死！」乃還家，出釵釧贈鄰媪，以所產四歲女為托，自焚其所作詩詞，為書訣梅庵曰：「吳兒木石人。生既相棄，歿後幸為我覓乾淨土作埋骨地，勿令魂魄無所歸也。」三更後起，嚴裝，藏一鏡於懷，紉衣裳使不可解，遂仰藥卒。族某及諸無賴盡逸，竟不得其主名。

當是時，梅庵客江南之駝沙，聞耗錯愕，集《惆悵詞》一百八首，《斷腸曲》一百韻以悼之，卒因事牽率，不能赴。其明年，始為改葬。先是，梅庵未得噩耗以前，長夜旅窗，孤燈獨坐，更闌月黑，寒雨微零，倦甚，隱几假寐。忽見有內官裝束者，持柬來招曰：「團樂室主人見召，君其速往。乘車已駕矣。」出門，僕夫控韉以待。甫登即發，躡電追風，頃刻已至。但見殿宇崇隆，覺棟壯麗。門外環列者數□人，狀若甲士。內官導之入，凡歷室數重，始抵一處。梅庵視其榜曰「曼陀花天宮」。內官止步不前，廊下有銅鉦擊之，聲鏗然清越。即有垂髻宮婢數人，趨前問訊。梅庵述被召之由。內一婢頷之曰：「君非自稱為清溪惆悵生者耶？仙子候久矣。」導至一圓屋，額曰「團樂明鏡之室」，室中左榻右几，榻旁多堆書籍，几上寶鼎香濃，煙篆微裊。東西列架數□，縹帙緗函，牙籤玉軸，殆可連屋。一麗人道裝素服，正研朱握槩，方事讎校，一小鬟執洞簫侍焉。審視之，則鏡娘也。梅庵逕前，執鏡娘手，嗚咽不勝，曰：「此豈尚是人間耶？余今與卿相逢，其在夢中耶？」鏡娘曰：「妾勘破世情，已離塵境，特召君來一訣耳。從此人海茫茫，永無見期。前程方遠，君其勉之，勿使兒女情長，英雄氣短。尤宜慎者，筆墨之間，勿著綺情，泥犁之警，要非虛語，毋以法秀所呵為妄也。」梅庵於此，方知鏡娘已死，哀痛切心，涕不能仰。鏡娘出袖中羅帕，為梅庵拭淚曰：「請止哭，勿過悲。人誰不死？不過數□寒暑，此同世界人，一切漸滅，君何不達之甚哉！」梅庵方欲瑣屑詢鏡娘家中事，鏡娘白：「此間為掌理天上秘籍處，凡人不得輕到。以君前生係玉皇香案吏，故得一窺瓊笈耳。然亦不可久留也。」即命小鬟送之出宮外。生視小鬟，彷彿東鄰徐氏女子璇姑。甫逾闕，若有物絆於足，遽覺。明日，而鏡娘之訃音至矣。鄰女徐璇姑，姿貌端好，年□五從鏡娘學洞簫，清響遏雲，若有天授。鏡娘歿後□餘日，璇姑嬰疾不起，臨死，告其家：見鏡娘綠帔素色裙，如仙人裝，攜璇姑至曼陀花天宮，曰：「同享清福去。」曼陀羅花見於梵經，彼云「曼陀」，此云「適意」。則鏡娘之生有自來，死歸極樂可知已。

梅庵改葬鏡娘，先一日啟壙，異香終日不散；舉棺，輕若無物。遠近爭傳以為奇。鏡娘墓在城北，正對橫山，嚴江出其右，衢江出其左，二水如夾明鏡。梅庵為立碣，題曰「清溪鏡娘」，不書姓，諱之也。會稽任公子，自詡為風流教主，數從梅庵過鏡娘家，甚賞其明慧。及卒，深為之悲，哀其始終不遇而齎志以歿也，曾紀其崖略為之傳。梅庵之悼鏡娘也，過時而哀，作《銀河吹笙圖》、《曼陀花室校書圖》以寄意。曾有《重客城弔鏡娘詩》，今錄數律於篇：

舊事思量益惘然，枉教紫玉竟成煙。
荒原有客尋苔碣，冷節無人掛紙錢。
五色仙裙飛壞蝶，三更怨魄托啼鵑。
棠梨萬樹花如雪，乞與真娘作墓田。
楓林慘淡月黃昏，秋菊寒泉薦一樽。
搗麝定知香不滅，含魚還冀玉能溫。
有情碧落重回首，無驗青煙再返魂。
三尺殘碑墓前立，望夫石化怨誰論！
珊珊微步上閒階，尚著凌波月色鞋。
豈有幽歡留玉枕，更無密約證金釵。
翠衾似水知誰潑，紅粉成灰恨自埋。
□字闌干都拍遍，斷魂飄泊向天涯。
蓋篋重尋淚不干，尚餘斷素共零紈。
徐娘待檢瑤箋寄，老嫗爭持錦襪看。
七寶箱空焚易燼，五銖衣薄著猶寒。
俸錢漫許營齋奠，預撰青詞上醮壇。
倚醉歸來日易醺，當壚不見卓文君。

淚看襟上痕猶□，詩剩囊中稿待焚。
千古蛾眉皆慟哭，一時鸚翼便離群。
西冷佳句今成讖，攜酒長澆蘇小墳。
丙戌仲冬，悔庵以事來滬上，過余淞北寄廬，為述鏡娘顛末，歎■不置。余援筆而記之如此。